

FENXIANG AI FENXIANG MEI
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集
【小说】

分享爱
分享美

主编 谭旭东、赵翌平

小船，小船，
快载着我到对岸去，
那里有一片绿庄园，
我赶着去系上我的心愿。

分享爱
分享美

谭旭东、赵翌平 选编

XIAOSHUOJUAN

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集之 **小说卷**

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集之小说卷 / 谭旭东、赵翌平选编. 长沙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9.1

(分享爱 分享美)

ISBN 978-7-5358-4005-9

I. 冰… II. ①谭…②赵…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②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75222 号

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集之小说卷

责任编辑: 吴双英 胡隽宓

装帧设计: 桂 人

质量总监: 郑 瑾

出 版 人: 胡 坚
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湖南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 编: 410016

电 话: 0731-2196340 2196334 (销售部)

0731-2196313 (总编室)

传 真: 0731-2199308 (销售部)

0731-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
印 刷: 湖南贝特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170mm × 230mm 1/16

印 张: 17.5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4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CONTENTS

目录

四弟的绿庄园	秦文君 / 001
红葫芦	曹文轩 / 012
小船, 小船	黄蓓佳 / 025
桃李	韩素辰 / 034
金色的手指	李学斌 / 049
第七条猎狗	沈石溪 / 062
最后一只雄鹰	老 臣 / 074
深山小木屋	蒲灵娟 / 084
空箱子	张之路 / 091
姚水洗澡	刘 东 / 101
管玉的财富	刘 东 / 109

白雪 白雪	马光复 / 122
耳朵的尖叫	余 雷 / 131
沐浴阳光下	张 结 / 144
我希望你们微笑	李秋沅 / 153
清明时节	董恒波 / 167
一个暑假和三个姨妈	唐弛子 / 177
狂想想的故事	汪露露 / 187
寨子里的外国老师	胡巧玲 / 200
蓝小鱼很想当女巫	伍美珍 / 219



四弟的绿庄园

秦文君

我当女孩时，想法千奇百怪，有一阵特别推崇吃辣椒不眨眼的男孩，感觉他们坚毅无比，包打天下。四弟就能大口嚼辣椒，又是家里众多姐妹中唯一的男孩，我便坚信他会成大人物。那是种充满善意的深刻期望。母亲更是如此，待他像收了个门徒，不停地教这教那。

四弟驯服地听讲，双膝并拢，弓着背，只占很小的地方；目光却不与母亲对视，游游移移的，忽而倏地一笑，走神想他喜欢的东西。

他仿佛也寻不到真心喜欢的东西，兴趣千种万种变幻无穷，先是热衷于扮医生，往我肋上叩几下，开张皱巴巴的药方。母亲大喜，赶紧买回听诊器。谁知不几日他就移情于养蝌蚪，拔下听诊器的橡皮管吸蝌蚪粪。母亲又兜遍全城买回一尊漂亮的瓷鱼缸。岂料第二天他就将那小生灵送了人，在缸底凿个洞，栽上棵病歪歪的蓖麻。他就那么恶作剧般地轮番折腾，种种热情都像先天残缺的种子，刚入土就死得不明不白。他的操行终使母亲的痴情犹如蚕脱壳，一层层蜕去，最后结成个硬茧。

家人爱怨参半的目光仿佛使四弟很痛苦，才十岁就善于飞眼察看父母的脸色，常常低眉顺眼。我有一回远远瞧见他垂头丧气走来，斜刺里跑来个脸色白兮兮的男生，伸手就往四弟脸上抽打了两下。四弟居然不敢还手，像只老鼠似的疾速逃遁，逃出几米远才阴阴地骂了句“Pig”。那一整天我失魂落



魄，说话口吃，随时都能淌下眼泪。那白脸男生就成为了我生平第一个恨过的人，就因为他让四弟那么羞愧地败在他手下。

同年冬末的寒潮里，四弟染上了肺炎，病愈后竟开始赖学。父母软硬兼施，他却哀哀的，似乎满腹辛酸。班主任上门来家访，耸起肩来幅度很大，耸完就说四弟留级已成定局。

我祖父就在四弟眼看要垮掉的当儿，从山东老家日夜兼程赶来。我感觉他的红脸膛像初春第一束温暖的阳光。他说梦见孙儿在呼唤，真神了！

祖父身材魁伟，蓄的白胡子及胸，戴着一顶晒白发脆的单帽，全身散发着浓烈的劣质烟的辛辣气味。

祖父的出现使四弟活跃起来，一老一小凑得很近交谈，鼻尖对鼻尖。祖父弯下身，四弟则挺胸站个笔直，仰脸如向日的葵花。他的脸上毛茸茸的，满是短而纤细的白汗毛，我总想像抚摩一枚鲜果那么抚摩它。

祖父打点行装那天，四弟忽然离家出走，到夜里仍不见踪影。后来母亲在她的大枕头下翻出四弟的留条，大意是他已铁心去老家，如应允就打开所有的窗户表示欢迎，否则他情愿讨饭也不回家。父母横商量竖商量，家中的灯彻夜不眠召唤他，唯有祖父鼾声舒畅，我怀疑他参与了四弟的密谋。

拂晓时父母决定妥协，我跑去打开窗户。远远的忽暗忽明的天光中，有个男孩蹲在旧屋檐下，眼白在暗影中忧郁地闪烁，宛如湿了羽毛走投无路的夜鸟。忽然，他瞥见大开的窗户，朝天直直地举着胳膊奔来，带着夜里的潮气飞跑，嗷嗷叫着，气势如一举攻克堡垒的壮士。

后来四弟伸手向母亲索讨他所有的东西，包括豁了边的养冬虫的罐子。他把家什都塞进灰扑扑的帆布包，在小腿上还别出心裁地勒上绑带。

送别那天我怕自己会伤感，特意让母亲到时提醒我。火车启动那瞬间，四弟竟满面春风，大作挥手状，弄得家人只好硬赧赧地笑。

母亲是顶不快活的，四弟离她时如此笑口大开让她发闷。竟没有一点留恋，这铁石心肠的四弟！母亲抻抻袖子，弄好头发。我感觉要让人克制内心汹涌的感情那简直难死了。在裹挟着春寒的空车站内，我们伫立了很久，我牵着母亲的手，那空落落的心一颗一颗连为一体。当我踏进家门，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惶恐袭上心头。少了一个人，这个家就缺了一块，从此欢乐会从缺

口逃掉，思念和忧愁会从缺口进来。

祈祷你早日平安归来，亲人四弟。

父母大人在上：

见字如面。自祖父携儿一路平安抵鲁已有数日，衣食住行均好，请勿惦念。

敬祈

大安！

儿四弟叩上

收到这么封八股兮兮的平安信，我们简直瞠目结舌。四弟怎么变成文绉绉的老先生了？只有父亲沉默着，半晌才说这是祖父的文风。祖父为人忠烈豪放，虽然只上过两年私塾，但因为出自孔夫子的故乡，十分注重礼仪，特别对古色古香的书信体怀有一腔热情。父亲说这热情来自他对文化人的崇拜。

那夜全家人都毫无睡意，揣着种欢喜与苦涩交织的情感，你一言我一语地拼凑着千里之外的情景：四弟双肘抵在炕桌上，紧捏笔杆，祖父念一字，他写一字，他甚至结结巴巴不能将它们读连贯。遇到不识的字，他就用笔杆使劲掏耳朵。祖父呢，用他粗大的手指一遍遍在桌面上比划着……

可自从收到平安信后，四弟就杳无音信。

春去夏来，四弟遗留在家的种种迹象，犹如一双像纸那么薄的破跑鞋的底，因换季的大清扫被送进了垃圾箱。四弟就像是气味一般，从聚到散。日子一天天擦抹去他往昔的种种恶作剧。

寄往山东的信几天一封，但始终没有四弟的复信，难得祖父笼统地复一封，寥寥数语，开头总是“见字如面”。

那个夏季郁闷潮热，气压低低的，母亲的下巴颏日见尖削，心里筑起的防线崩溃了，深处的缺憾泉涌而出。

“又梦到四弟了。”她絮絮地说。

父亲总说：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”

“不会出事吧？”

“哪能呢!”

“出事也该说一声，写封信来。”

“别瞎想!”

母亲叹息一声，仿佛要面对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。她说当初答应四弟是想让他在外吃尽苦头，然后浪子回头，她以为四弟过不了几天就会寄讨饶信来的。

哪知，四弟如出弓的箭。

终于，母亲忍不下去，写信说思念四弟，希望他照张近影寄来。母亲的聪明让父亲笑得摇头晃脑，全家兴冲冲地等待着四弟露面。

不久，照片寄到，竟是张集体照！十来个裸着上身的男孩蹲在一个土坎上，一律是长脸膛，一头焦黄发硬的头发，肩膀被耀眼的日光晒得黑黝黝的。照片印得模模糊糊，因此只能隐约看见居中的男孩与四弟有些相似。

四弟和同伴的集体照被装进了镜框，母亲常对着它出神，我分外喜欢他们的潇洒随便。秋天里，父亲也有些变了，我想，将四弟交给祖父他一定称心，只是四弟那儿渐渐地断了消息。

祖父已有三个月未写“见字如面”了。

母亲又照例絮絮叨叨：“又梦到四弟了。”

“我也一样。”父亲说。

“不会出什么事吧？”母亲还是这句老话。

“我想不大会。”父亲的口吻已失去坚定。

“出事也该说一声，写封信来。”

“会出些什么意外呢？”父亲拼命地按太阳穴。

就在父亲承认内心焦灼不安的第二天，北方人的急躁天性使他立即去买了三张火车票，他们带我一道坐上了北行的列车。列车晃荡向前，一路风尘，我感觉正分分秒秒地接近四弟。

山东的深秋干燥中夹杂着寒意。初见四弟我吓了一跳，他穿得鼓鼓的，格外像山东大枣，头发理得像小老头儿。母亲对他张开手臂，怜悯地等待游子扑入她的怀抱。

四弟清澈的眼光一闪，或许是我们惊讶的神情冷落了他。他躲到祖父宽大的背后，瞬间就传来闷闷的捶背声。

祖父病得很重，但仍坐得笔挺地迎接我们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祖父已病下半年多，但从来对我们守口如瓶。

本家的几个婶子先后赶到，大都穿着鸭蛋青的裤子，面孔明丽。她们带来些鸡蛋、羊肝、猪肉什么的，有的张罗做油饼，有的杀鸡。有个婶子边掐葱头边跟四弟说着话，对他的宠爱仿佛格外不一般，说不了几句就动手，推他拍他，要不就在他鼻尖上点一下。还有一个婶子穿梭着大声吆喝四弟去生火，他慢了一步，她便随手往他肩上一拍，把他拍得直咧嘴。我感觉她们待他亲昵得像浓厚而又甜过了头的蜂蜜。母亲怔怔的，充满惶恐，干巴巴地说：“亏你们照顾他。”

四弟屈着一条腿跪在灶口前，火花闪闪，他鼓突的腮帮油亮亮的，像个精神的小泥人。他居然知道烧火的诀窍，架好柴，火呼啦一下直蹿出灶台半尺高。母亲搂着我站在边上，他却不肯转脸，只执拗地留给我们一个侧影。母亲的手松了，从我肩上滑下去，我背上的衣服沙沙响了好一阵。

家乡是鲁菜大系的发源地，普通原料也能炒出丰盛的菜肴。然而母亲却失去常态，不顾应酬，滴水未进。

父亲见势头不对，饭后就很英明地把母子二人推出家门单独在一起。很晚，母子携着手进来，四弟眼圈微红，母亲更是悲喜交集。

“母子相认了？”父亲欠起身笑。

四弟主人似的忙着把我们的提包归在一起，“我说话转不过舌头，出口就是山东腔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写信？”我说，“不要我们了？”

“谁不要谁呀！”他大人物一般，“我忙啊，里里外外。不是寄照片了吗？”

“哦，那张赤膊的？”

“什么赤膊的，那叫光膀子！说赤膊他们会笑话的！夏天种地时照的。种地，流汗长老茧。”

太可怕了，在家人人捧他在手心，到这儿却让他种地！像耕牛那样辛

苦！哦，亏得我们来拯救他！

从那晚起，四弟就不疏远我们了，甚至亲热得寸步不离。有一天，他邀请我们去看他种的地。

祖父支撑着同行。大病初愈，他的个子缩小了点，系完鞋带佝偻着身子半天才能直起。祖父曾是四乡闻名的种地瓜专家，他种的地瓜个大、糖分足。祖父总说是那块土肥，养人。撑到田地，祖父倚着株老树，混混沌沌地睡去，他的睡姿像一个闭目养神的老神仙。

四弟的地在那块肥土中最向阳的南端，才方圆几步，用些小栅栏围起，边上竖了块小牌，四弟写着：我的庄园。

秋日景美，四弟的庄园里洒满旺盛的阳光，他站在那儿像一株蓬勃小树。四弟突然蹲下，把一块黏土搓细了，他扒开地瓜秧让我们看，只见细腻饱满的土上，纵横交错着许多裂痕。

“我把力气藏在里头了。”四弟仰起脸来，“播种时刨地，夏天锄草，浇水打虫……”

“地瓜熟了。”父亲用脚踢踢土。

“是力气和本事熟了。”四弟大叫道。

我们帮他收获地瓜，它们淡红色，新鲜如婴儿。有一个巨型的地瓜足有小盆大小，沉甸甸的，外皮上粘着渗出的糖分。天很高，无云，四弟在他的庄园内手舞足蹈，我忽而感觉他过得自由而浪漫。

穿红戴绿的婶子们推来架子车，装着地瓜。她们让四弟去驾辕，就像差使一个本领通天的男子汉。我忽而感到从未有人这么重视过他，家人都把他当成个不能信任的小不点。

四弟驾着装满他财富的架子车，一路吆五喝六，路人见了硕大的地瓜都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。四弟同他们打招呼，整个儿换了个人。我想，那一天将是他永远的骄傲。

母亲讷讷地说：“怎么可能是他干的呢？”

“他喜欢这儿，”父亲说，“喜欢无拘无束。这像我。”

母亲迅速地扫了他一眼。

我记起父亲一向喜欢夏天打赤脚、喝凉水，原来这些习惯还有根源。父

亲胖胖的，村里人都说他在外发了迹，但他不喜欢在城市工作，他说一口牙全坏了，都是水土不服。

祖父用脚顿顿地，他说地底下是实的，土是活的，有经脉有灵性，通晓它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。四弟一来就迷上了它，在地里成天劳作，还喜欢同它谈天。它是一个博大幽深的潭，他把力量和才智还有汗滴都储存在土里，藏久了就能酿出甜美浓郁的芬芳。

回村路上，远见炊烟袅袅，多情而又婀娜。祖父的院里卵石铺地，有只大缸，满盈盈一缸雨水，我忽而感觉被四弟凿了个洞的金鱼缸是那么小巧，且过于精致。他现在可以养一河的蝌蚪，种一亩蓖麻……那样有气度地去爱。

祖父当晚送了枝小猎枪给四弟，可以装铅弹打小走兽，说是秋收完毕就可以上山。四弟攥紧他的拳，招招摇摇地走了一圈。父亲忍不住拍拍他，也许是忆起自己当年也曾这么大胆、精神。

那是父亲最美的念念不忘的岁月！

我们的归期渐近，母亲三番五次提及，期望四弟能松口。她当着父亲和祖父等人的面说：“早点去订票行不行？”

“好吧。”父亲说，“订几张呢？”

一屋子的人都盯住四弟，他也很敏感，故意用唱歌似的长音说：“丈量过我的庄园了吗？长七步，宽五步，生出五百八十一一个地瓜。”

“大小都算？”祖父跟着打岔，“有的才拇指大。”

四弟干脆地答：“是地瓜都算。”

后来母亲私下找祖父，希望他出面劝四弟。祖父攥着胡子思忖半天才说：“听凭他决定吧。”

祖父婉转地拒绝了母亲。临别前夜，他把我们叫到跟前。他说命运召唤着每个人，人在哪里活着都是有苦有乐，穷也好，富也好，心里不苦遂了意愿就好，一个人一种活法。

父亲连连称是。母亲木木地站着，嘴唇干得像长了层软壳。祖父示意，四弟还是株苗，不一定适应每一种土质，但总有一种适合的土壤能让他长得最茁壮。

我敬佩地望着衰老的祖父，想象着他年轻时的风采。许多人违心地离开他们所爱的生活，祖父却固守了一辈子。他没有吃过饼干、冰激凌，可是他充满活力。他从未唯唯诺诺，一生都是出色的男子汉。

四弟果然执意不走，说舍不得庄园。我想那绿庄园是他心里的圣土，它荒芜了，他就会变得如冬天一般冷。

临别那天，四弟显得郁郁寡欢，说话也用小嗓门。去火车站的路上，他挽住父亲的手，不时歪过脸来看父亲的表。

火车缓缓动了起来，四弟挥动双手。一秒钟后，他随车疾跑开来，双手迅猛地挥舞，起初还能与列车并行，后来火车怒喝一声，加速飞驰，四弟便像是疯了一般，双脚蹬地如踩鼓点，横冲直撞疾奔，嘴张得像离水的鱼！仿佛积蓄的情感在这一刻爆发，似决了堤的洪水滚滚而来！

我们探出身子呼喊，只见四弟伤心欲绝地用袖头擦拭眼睛。铁做的火车无情地奔驰，四弟越来越小，最后成为一个小黑点在那儿跳跃、跳跃……

母亲的嗓子里很怪地响了一下，她忽然瘫软下来，低声痛哭。这么多年来母亲一直是坚强女神，这一次却挥霍出所有封存的、压抑的脆弱……

我们居然匆匆在小站下车，坐了回程车返回。父亲的一顶帽子是探身看四弟时让风刮走的，他说得去捡回来。其实那顶帽子帽檐都磨秃了，早该扔了。但这是回程的最好借口，所以母亲非常感激他。

夕阳未落，灿烂瑰丽无边，我们径直奔向四弟的庄园。他蹲着，双手撑在温热的土地上。他闻声抬头，惊得一激灵。

“我们来接你走！”母亲嗓音沙哑。

四弟的眼光惊恐地掠过我们的脸，久久停留在栅栏的尖尖上。我嗅到四周浓郁的清香，它们蒸腾起来，弥漫在空中。四弟叉着腿站在那儿，垂着头颅，仿佛在仙境中陶醉了。

母亲又说：“答应了？以后不许反悔！”

父亲歉意地叹息一声，说：“别逼他，我们是来找帽子的，不是吗？”

四弟伸出舌尖舔舔他的唇，问：“帽子找到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父亲看着远天，“有的东西是不会失而复得的。我想我不该返回来找它。”

四周肃静极了，静得我不敢喘息。母亲威严地站着，极挺拔。四弟显得束手无策，用枝条在浮土上打着叉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夜幕都垂落了，四弟哭起来，愤愤地说：“走就走！”他奋力拔起那块木牌，举止异常激烈，怒发冲冠。

他大大地发了通无名火，恼恨地把木牌在地上顿了又顿。我们全都目瞪口呆。

“他恨自己。”父亲说，“他力不从心。”

母亲领着他回村，像押送俘虏。我头一回发觉爱也会耽误人，让人迷失。

四弟把木牌和新猎枪用油纸裹好，交给祖父，他垂着眼睑，瘪着嘴。母亲屏声敛气，因为四弟还在等待祖父的挽留。

祖父郑重接过油纸包，偏脸换了口气，宽大的嘴唇始终紧抿着。祖父一夜无话，和衣坐到天明。一清早，他捧住四弟的脸庞，只说道：“珍重啊！”

祖父没去车站送别，他说送亲人走总不是桩乐事，说完就留住步。秋风中，他老人家驻足岿然不动，唯有飘逸的白胡子舞动着。我为有这样的长辈而热泪盈眶，只有伟人才这么忠贞不渝地遵从信念。

四弟回家后家中的缺口就补上了。但是，以前有缺口时我们可以用想象来填上它，如今他却使整个家都别扭。

四弟开始总抱怨家里挤，要把床搬到院子里去。有一夜下雨，他竟如痴如狂，说他的庄园浇够了雨水。母亲为了让他安心读书，请人在院子里铺上了水泥。渐渐地，四弟身上那奇特的精力散了，总是懒洋洋的，还说为什么不多发明些提神药。

四弟学习成绩平平，做事笨手笨脚，仿佛是受挫之情在心底翻腾，老是咕噜咕噜说些责备人的话。我很怕他就这么糟糕下去，总提醒他有过风光的那一刻。我画出了他庄园的栅栏、那木牌以及灿烂的艳阳，他却在边上画门大炮，朝庄园猛轰，轰得它浮尘四飞，一片黯淡。去它的！他说。他的童音早早消失，嗓音变得不伦不类。

祖父偶尔也来信，母亲只让它流传到父母这一级。父亲读罢信，总要哼哼那支鹰之歌。有的人喜欢城市生活，他们快快乐乐；而父亲人在此，爱在

彼。他四十五岁了，抱负还藏在一个暗袋里。后来一听这歌，我就隐隐地难受，仿佛那支充满忧伤情调的歌里，关于鹰的歌词只不过是一行暗语。

一次，四弟去参加学校的野游，很晚未归。后来有同学报信说四弟让校方扣留住了。母亲带我火速赶到学校。四弟浑身土灰，活像个鬼。班主任正在追问他为什么屡次三番往田地跑，拦都拦不住。

“有股香味，”四弟说得斩钉截铁，太阳穴处青筋凸现，“它往我鼻孔里钻。我就想往那里跑，脚不听话。我找到那块地坐下，脑子就清爽了。它跟我的庄园一样大……”

“红薯地能有什么香味呢？”教师不以为然。

母亲哆嗦了一下，下意识地按住了口袋，可那儿并没有特别贵重的东西。她拍打干净四弟身上的土屑，急急忙忙把他领回家，交给父亲，然后就一头倒在椅子上。

父亲让四弟写信给祖父汇报近况，他梗着脖子不从，翻着白眼说：“不想写！”

“我念，执笔！”父亲威慑地说。

“祖父大人在上：见字如面，自父母携孙一路平安抵沪……”四弟一笔一画写着，渐渐地，双肘抵桌，弓着背，头低下去，低下去，仿佛虔诚地俯身重温松软大地的宽博和那沁人肺腑的芬芳。

我不知四弟写了多久，半夜醒来，发觉他仍独自疾书，笔尖勾着纸发出动人心魄的沙沙声，似乎急于续补残缺掉一片的童年经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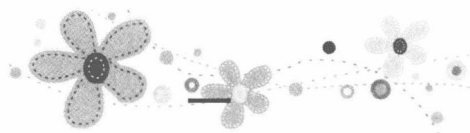
★ 作者简介 ★

秦文君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。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。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，迄今已出版作品400万字左右，代表作有《男生贾里新传》、《女生贾梅新传》、《小鬼鲁智胜》、《小丫林晓梅》等。曾获国家精神文明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国家图书奖提名奖、冰心儿童文学奖、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等；2002年获得“国际安徒生奖”提名。其《小鬼鲁智胜》、《男生贾里》、《家有小丑》等十余部作品先后被改为电影、电视连续剧播映。



红葫芦

曹文轩



妞妞只要走出家门，总能看见那个叫湾的男孩抱着一个鲜亮的红葫芦泡在大河里。只要一看到湾，她便会把头扭到一边去看爬上篱笆的黄瓜蔓，或扭到另一边去看那棵小树丫丫上的一只圆溜溜的鸟巢，要不，就仰望大河上那一片飞着鸽子的清蓝清蓝的天空，但耳边却响着被湾用双脚拍击出的闹人的水声。临了，她还是要用双眼来看泡在大河里的湾，只不过还是要把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明显地做出来。

妞妞对这个男孩几乎一无所知，唯一的一点了解是：这男孩的父亲是这方圆几百里有名的大骗子。

大河又长又宽，她家和他家遥遥相望。河这边，只有她们一家，而河那边也只有他们一家。这无边的世界里，仿佛就只有这两户孤立的人家。

大河终日让人觉察不出地流淌着，偶尔会有一只远方来的篷船经过，吱呀吱呀的橹声，把一番寂寞分明地衬托出来后，便慢慢地消失在大河的尽头了。